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三百四十二 經部

埤雅卷十二

宋 陸佃 撰

釋馬

馬 禡 騏 駓

駱 白顛 驖 騵

黄 騧 駰 駮

騋 駒 駥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緯書以為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乗龍諸侯乗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乗龍駕六諸侯乗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為籠以竹策

馬爲篤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龍是以籠之非以篤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羣愚蓋籠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膁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唇欲得緩下唇欲得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脊欲大而抗頟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胷欲直而出皃間欲開虎口欲開升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劈竹睛欲如

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烏目麋背麟腹虎胷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

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毋為優游於此勉之以遁思也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小俛為式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鄭云巂謂輪轉之度蓋當謂其徑也言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為三丈積寸為三尺則五巂之袤三丈三尺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又曰坐視膝立視足言坐則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應對言語視面言應對言語則

無上於面亦不下於帶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此即言語應對視面高下之度國君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俯不下於帶衡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葢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上衡謂齊首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

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當
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明矣
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而令當
提者捧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也蓋曰執
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平衡則正為執器者言之而已非
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荀子又曰平衡曰
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車之衡言之朝野
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

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騢

今之烏驄也爾雅曰驪白雜毛騢蓋取諸鴇也今騢其色驪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騢六尺已上為馬黃純色騢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蓋

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騅亦𩢍類取鵻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騅一曰蒼黑雜毛騅今鵻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菼傳曰菼鵻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騏

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

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韋弁以韎韋為之故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麋皮為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文則象騏故也亦或謂之綦弁鄭氏以為爵弁似冕又謂韋弁韎韋為弁又以為其衣裳又曰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皆誤矣按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則韋弁服純衣纁裳矣凡弁爵弁為上皮弁次之故司服初一曰韋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三曰冠弁服次四曰服弁服次五曰弁絰服蓋冠弁服

弁皮弁服也弁經則服皮弁而加經故其序如此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足相參證也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弁也說者以為田獵之冠則凡甸事冠弁服即皮弁又明矣詩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蓋騏騮中駟騧驪上駟故服以騏騮驂以騧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

修其所以執駒絅馬教駣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法滋廣故騅騏亦閑習任為用矣非獨四驪也

馵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易曰震為馵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馵足言制之而動也今字馵从馬一絆其足馽从馬二絆其足馽从馬口其足詩曰縶之維之口者維之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絆言馵其足詩曰駕我騏

鼻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駢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駢馬驂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驂載駟驂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𢁉若馵鼻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駱

爾雅曰白馬黒鬣駱廣雅曰白馬朱鬛駱今呼黄馬尾

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分於黄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别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别黄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馵蓋言秦之士也又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蓋言秦之卿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顙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比貌於車言其衆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説者以為卓即的顙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為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的顙夫文入二為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顙

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顱非也

驖

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驖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驖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騂馬則喜前駑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駑馬以鞭為主騂馬以轡為主驖性

堅騂則疑於難御而有縶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縶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

騵

驪馬白跨驈騮馬白腹騵騵从縓省禮曰練而縓縓淺赤也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周人尚赤戎事乘騵赤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詩曰駟騵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乘騵蓋特其長而已或曰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乘騵之説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黄

黄騂曰黄黄亦馬之上色故駉頌首章曰有驪有黄也列子曰牝而黄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駜曰乘黄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駽則黄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黄馬蕃鬛言吉事乘此詩曰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騵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黄既駕兩驂不猗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緑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𣺧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駽

青驪曰駽今之鐵騘也詩曰駜彼乘黄駜彼乘牡駜彼

乘駽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被文以成之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黄曰在公明明於乘壯曰在公飲酒於乘駽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以有道故也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六月之序至言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而更以為頌君臣之有道者蓋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則臣有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

言賔主之道而已是乃所以為君臣有道也

駰

爾雅曰黄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駓今之桃花馬駰今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騏我馬維駱我馬維駰其先後與駒之序合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駰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

駮

騂白駮徐鉉曰疑象駮文晉侯乘駮乳虎見之而伏則

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詩曰皇駁其馬亦言皇駁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駮者字从交作字說曰駁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駁非此駁也

騋

馬善騋牝驪牡爾雅曰騋牝驪牡以罕稱也騋之字从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進而不知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騋八尺以上為龍詩曰騋牝三千三千言多騋牝取其大也蓋驊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駥田事用騋騋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

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銜頸之間也校人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自田馬而下則所謂國馬者無大夫之馬矣蓋諸侯有良馬有戎馬無齊道大夫有田馬有駑馬無種戎或曰正言國馬者非特以别大夫亦以約天下之馬也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即國馬也故駉頌以為諸侯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度人曰八尺以上

為龍此種馬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蓋馬八尺以上則疑於龍矣是故謂之龍也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駉之頌一章曰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三章曰有驒有駱有騮有雒四章曰有駰有騢有驔有魚按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

目白曰魚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黄於前言有驔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殆此之謂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馴馬八歲一變故从八也語曰七騘八白言馬至八歲騘變而白矣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荀子

曰大路之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𡈼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遺象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矣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而後言維騏維駱維駰則騏也駱也駰也蒙上之文宜皆為駒大夫乘駒駕三今曰六轡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夫卿卿與諸侯駕四說文从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詩曰縶之維之義蓋取此一章曰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二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古者朝食曰饔夕食曰飧飧薄食也故是詩於苗曰以永今朝於藿曰以永今夕逍遥以道言之也嘉客以禮言之也清人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翱翔禮之事也逍遥道之事也河上非所宜然因以微切其上故序者曰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説繫馬曰

維繫牛曰縷公羊曰牛馬維縷

駥

周官馬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蓋亦准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爲駥也駥即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尚強故爾雅又曰絶有力駥也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即駥是也種馬即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

埤雅卷十二

埤雅卷十二

音釋

騳布老 馵之喻 驖徒結 騵原 駽胡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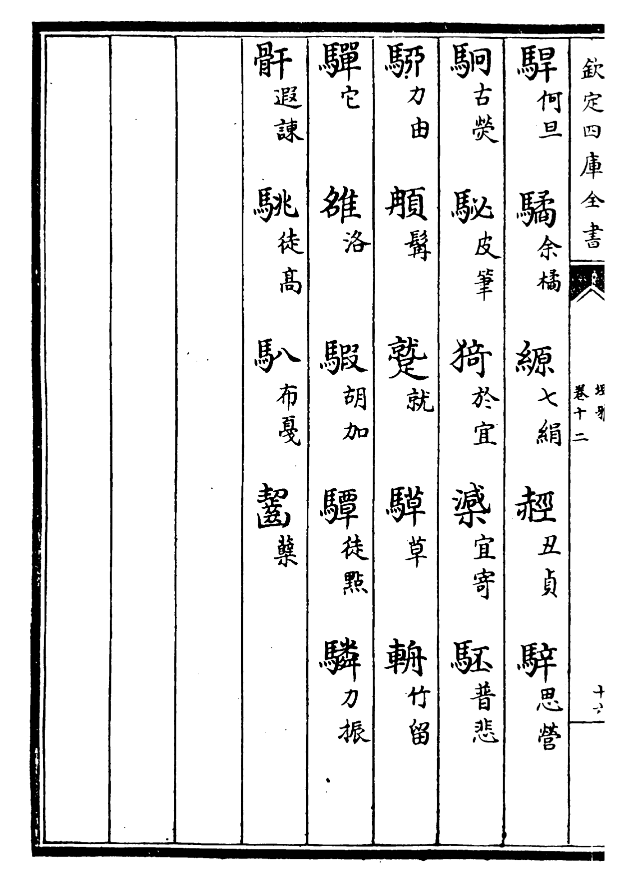
駰一人 駁撥 騋力才 駥而弓 豔艷

袤茂 袷何夾 駑乃乎 襮剝 騅之誰

毳芮 菼毯 韎妹 緇側其 韐合

絰徒結 騧假華 騠徒 馭魚據 ⿱馬廾傷遇

馽知立 囗圍 駢部田 鬣列 嘽啖



駻何旦 驈余橘 縓七絹 赬丑貞 騂思營

駉古熒 駜皮筆 猗於宜 漇宜寄 駓普悲

駵力由 䑳髯 蹵就 騲草 輈竹留

驒它 雒洛 騢胡加 驔徒點 驎力振

骭遐諫 駣徒高 [馬八]布戛 盩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三百四十三 經部

埤雅卷十三

宋 陸佃 撰

釋木

桃 甘棠 梅 李

楓 槐 棗 棘

木瓜 穀 楊 柚

橘 唐棣 常棣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歳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劃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灼灼者其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蕡其實蕡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蕡其實言非但

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以託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蕡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在夏之時也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園有棘其實之食言國君有一國以為養今也資園桃以為殽賴園棘以為食而園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嗇而不能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吊則巫祝以桃茢前王桃鬼所惡而茢以祓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

本草云桃梟主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磔首木上故曰梟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華礩面家語曰六果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周官饋食之籩曰其實棗棘桃乾䕩榛實則桃用其乾爾棗栗桃言乾䕩榛言實則先儒謂䕩乾梅也非是䕩為梅而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霜乃孰一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矣按仙家日月長

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南華真經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鯤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郭象以為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草木蟲魚疏以為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

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字說云詩
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說詩者
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棠之詩一章曰勿翦勿伐二章
曰勿翦勿敗三章曰勿翦勿拜伐將以絶之也敗殘之
而已拜屈之而已於公所茇戒以勿伐所憩戒以勿敗
所説戒以勿拜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
至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為
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

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梅

梅一名柟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蘷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

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摽有梅頃筐塈之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已失婚姻之時矣頃筐塈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昏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迫而為召南然則魯衛

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墓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鴞之為物食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佗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且鴞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黄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

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曰按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為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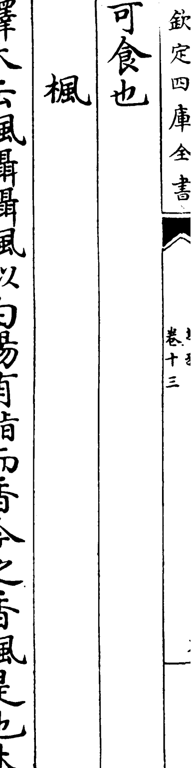
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櫱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傅說始命之曰用汝作礪言命汝作此而已所謂格則庸之者也終命之曰爾惟麴櫱爾惟鹽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蓋麴櫱所以作酒故也鹽梅所以作和羹故也七命云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味酢故也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為百人酸喻少不能有所勝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故

文二人向陽為从向陰為比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

李

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為下孔子飯黍不以雪桃而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丘中植之則留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

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爾雅曰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蓋棗李之臍去疐而已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輙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佳也論語曰朋友數斯疏矣有是哉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此明造化之權有以知巧而移矣莊子曰接子之或使此之謂也爾雅曰休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



可食也

楓

釋木云楓欇欇楓似白楊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也木厚葉弱枝善搖故字从風作音从風也葉作三脊霜後色丹所謂丹楓其材可以為式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是也舊說楓之有癭者風神居之夜遇暴雷驟雨則暗長數尺謂之楓人天旱以泥封之即雨故造式者以為蓋又以大霆擊棗木載之所

謂楓天棗地蓋其風雷之靈在焉故能使馬駭車覆也楓尊棗卑故式覆以風楓載以雷棗古者王禁被以楓槐外朝之位樹九棘焉賦曰蘭若充庭槐楓被宸此之謂也

槐

春秋説曰槐者虛星之精槐性暢茂上棘爾雅所謂如槐曰茂又曰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是也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

槐三公位焉蓋槐取黄中外懷又其華黄其成實玄故也棘取赤中外刺又其華白其成實赤故也蓋聖人取義簡博植一物而衆善舉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曰駟騵彭彭傳云騮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西方之書以蓮華取義蓋以如此蓮華有白有青有赤其所表示則白淨也青善也赤覺也能隨衆縁應時開敷悦可衆心而非實也然實亦因此是之謂妙蓮華舊云弱槐初生不能自立即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旣植移而蒔之

亭亭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所以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天玄主物簿曰槐木生丹不復凋殘也木身潤滑常有香氣如焚松風由是觀之内丹之益豈虛言哉

棗

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剝擊也棗實未孰

雖擊不落已孰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無烏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黄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剥而落之夏小正曰剥棗栗零剥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今採華藥亦各有時筆談云如紫草未華時採則根色鮮澤華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故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華者取華初敷時採用實者取成實時採

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遲伏如平地三月華者深山中則四月華是也孟子曰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世云噉棗令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棘

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榦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以言七子不令費母之長養如此

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蓋母雖失道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孝子之道也故序者曰凱風美孝子也且其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亦所以微切以感其母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之謂磯據此丑聞小弁之義則凱風之不怨自可推而得今復云云者亦異乎商賜之言詩矣魏風一章曰園有桃二章曰園

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以言昭公之節彌若傳曰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舊云鵲巢中必有棘盖棘性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牙也

木瓜

釋木云楙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枝可為數號一尺百有二十節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盖梅望之而蠲渴楙

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曰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也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為咮其著華處乃臍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蔕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蔕

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且六果桃最為下其詩一章曰木瓜二章曰木桃三章曰木李以言投我彌薄而報之彌厚則不應先桃後李如此今木瓜或於孰時鏤紙作華粘之以濇㬋其上得露日之氣乃紅其文如生云

穀

榖惡木也而取名於榖者榖善也惡木謂之榖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蓋檀堅厚蘀脆薄其别之易也穀則惡木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於才其别之則難矣故一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蘀二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别善惡有隆於後且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為師故衡門三章章四句鶴鳴二章章九句皆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然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衡門者以誘掖之宣王則高才之主特不能以有終爾非愿而無立志者

也故鶴鳴一二以曉敎之又與誘掖之詩異本草曰楮一名榖陶氏云即今構木誤矣先賢以為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榖有瓣者曰楮無瓣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為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别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知巧老子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為此之謂也

楊

爾雅曰楊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楊之孚甲早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曽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

牂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言逺而有光華則其即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至者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

終不曲撓榆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彖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

柚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於橘故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即此是也碧榦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故曰橘柚有鄉雈蒲有叢又曰

橘柚凋於北徙若榴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末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僭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為不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

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蓋知是矣舊說橘宜見屍則多子故類從以為橘覩屍而實繁榴得骸而葉茂也橙亦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志曰葉有兩刻缺者是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

而爲枳是故桓公以管仲則治以易牙則亂可不戒哉

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此亦退賢進不肖之諭也

世傳伊尹為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

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濮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

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為

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栘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删詩蓋若此類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檖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蓋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

穠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也竹林曰邲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璣疏云唐棣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月中孰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名

直曰華其意謂天下眞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蕚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移从移棣从隶隶言華蕚相承輝榮相隶也隶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聞常棣之言為今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鴟鴞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為言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鴟鴞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乃為鴟鴞之證也左傳曰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以事故作常棣之證也然則道在鶺鴒事在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慕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

埤雅卷十三

埤雅卷十三

音釋

柚右 劚麗 芘佩 啚色 茢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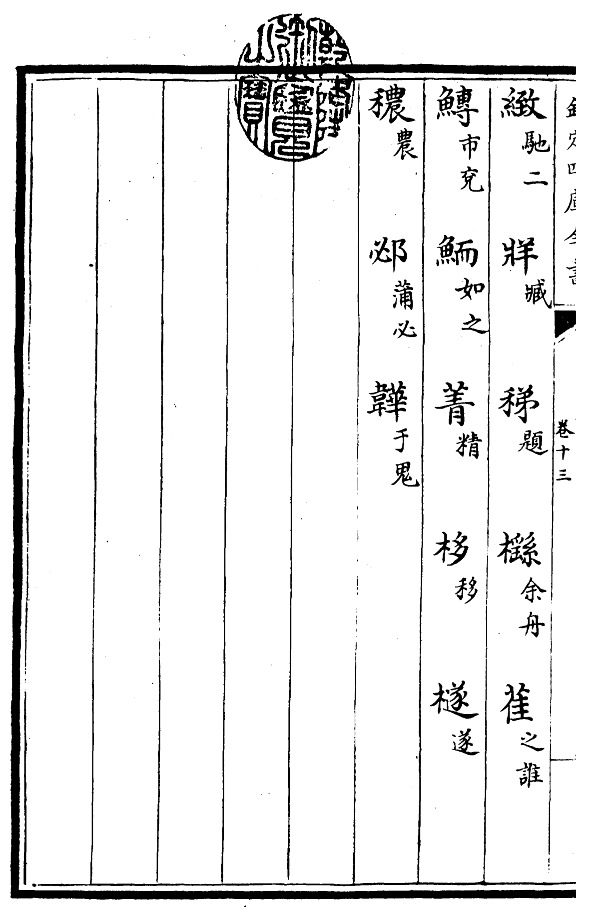
磧悔 藔来道 澁色 芾沛 茇拔

憩氣 柟南 慊口玷 墍既 礎楚

黦欝 勰恊 礪力 燀闡 鉤勾

螮帝 欇涉 穫活 黶乙減 黏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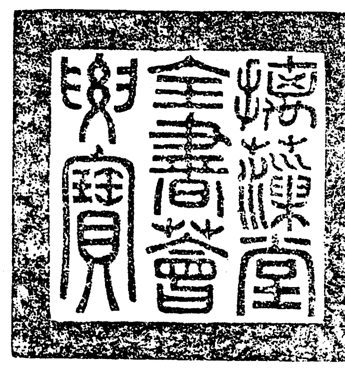
耰憂 磽苦交 楙茂 籜托 構古候



緻馳二 牂臧 稊題 櫾余舟 隹之誰

鱄市兖 鮞如之 菁精 栘移 檖遂

穠農 邲蒲必 韡于鬼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埤雅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埤雅卷十四

宋 陸佃 撰

釋木

栗 柳 楸 櫻桃

柏 梧 桐 柘

椒 梓 榛 榴

檖 桂 枌 椇

栗

栗味醎北方之果也有莱蝟自裹故先賢云皀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覈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取早敬栗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孰罅發其實驚躍如爆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詩曰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財而不能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人卒取之以爲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有栗何以爲美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秦

仲既見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此以爲戒言宜並坐鼓簧令不能及時以自娛樂則壯者其耋老者其亡矣此其所以為羡也耋之為言跌也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此同義傳曰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自母言之則為賢母自妻言之則未免為妬妻蓋言之異有如此者相法曰白如截肪黄如烝栗今黄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内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按儀禮曰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横顛倒植之皆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摇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摇之之人衆乎松柏醜茂桑柳醜菀詩曰菀彼桑柔又曰菀彼柳斯是也葢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菀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菀也菀柳曰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菀非若松柏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曽

菀柳之不如也東方朔集曰首陽爲拙柳下為工一作柱下為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也二説皆通大戴禮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為炭則億載不敗此言養生之經有益如此故廣成子以謂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衙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宫腰細瘦謂之柳腰

楸

釋木云大而散楸小而散榎楸梧早脫故楸謂之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芓从子蔩从寅茆从卯莤从酉荄从亥艼从丁茂从戊芑从巳莘从辛葵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支榦故曰草命一歲也夢書曰榆為人君楊為使者楸為讃謁今柳謂之絲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榦喬聳凌雲華

髙可愛至秋垂絛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户中山又有楸户著名楸籍者也

櫻桃

櫻桃為木多陰其果先熟一名荆桃一名含桃許慎曰鸎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鸎桃則亦以鸎之所含食故謂之鸎桃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言薦新也其顆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珠璣南人語其小者

謂之櫻珠字説云櫻主實幺稺柔澤如嬰者�主材成就堅久如考者

柏

柏一名椈雜記所謂暢臼以椈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言柏非不可以為舟特非柏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

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黄中其華又黄懐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而從之檜以曲而會之世云柏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

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閤種之梧橐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令朝陽以譬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

子疲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

桐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賈思勰曰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桐有三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岡梧蓋梧性便

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華子爾岡桐無子是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材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愷悌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杞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

以況令儀淮南子曰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弱之勝剛强如此論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梧雖桐輩也而梧下桐上檟雖梓輩也而檟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譬也梧檟以況肩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名木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桐木成雲言其

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於此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能同者父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能同母道也母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

柘

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平之

地崔豹古今註曰杼實曰橡棘實曰棗桑實曰葚柘實曰隹隹言隹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蓋弓材莫良於檿尤良於柘故皇矣先其檿後其柘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内含黒子如點今謂椒目木有針

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𣙙醜莍桃李醜核言桃李屬皆内核椒𣙙屬皆外莍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强能修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沃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匊也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

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莊子曰帝以裒椒雖踰綿綌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更為害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

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言王者造始作爲典則以授諸侯則既勤樸斵之譬也諸侯致飾嗣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雘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宫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宫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芧爲茅之誤也莊子曰狙公賦芧朝三而

暮四衆狙皆怒芧小栗也

椔

木卧死爲翳立死椔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曰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言周公之新民刋除林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椔翳而已既又就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其脩之平之也及於灌栵其啓之辟之也及於

樫梠至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檿柘檿柘材之美者人之所恃以蠶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散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刋除材木始於椔翳不得已而去之然後及於檿柘此古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曰似之而非也

檖

釋木云檖羅檖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

白者赤羅文棟白羅文緵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為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檖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檖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棟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北人有棟綾罷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棟赤棟白者棟

桂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

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三脊桂之輩三一曰菌桂葉似柹葉而尖滑鮮凈蜀都賦所謂菌桂臨崖者即此桂也二曰牡桂葉似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梫木桂者即此桂也菌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柏葉者即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爲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所畏又云菌桂爲諸藥先聘通使故説文以為百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言此皆以其能若其生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若
服以祀宣道諸樂爲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梫能侵
他木㷀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
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
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
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
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絶書曰人
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緜

生禹考之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下有一人常斫之木瘡随合

枌

枌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榆性扇地所扇名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枌一章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

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所出入宛邱之道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是有枌栩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是故也内則曰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免新生者薨其乾也堇荁枌榆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免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字説曰榆瀋滑故謂之俞茎俞而有刺

所以爲至枌俞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為合乃卒乎分夫
很如粉俞如枌皆分之道

椇

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
巢是也子依房生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噉
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析棋古今註曰一名樹蜜一名
木餳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
薄曲禮曰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椇取卷曲榛言至

棗言早栗言恂栗故曰以告虔也

埤雅卷十四

埤雅卷十四

音釋

椔側師 枌扶云 椇俱禹 莍求 逵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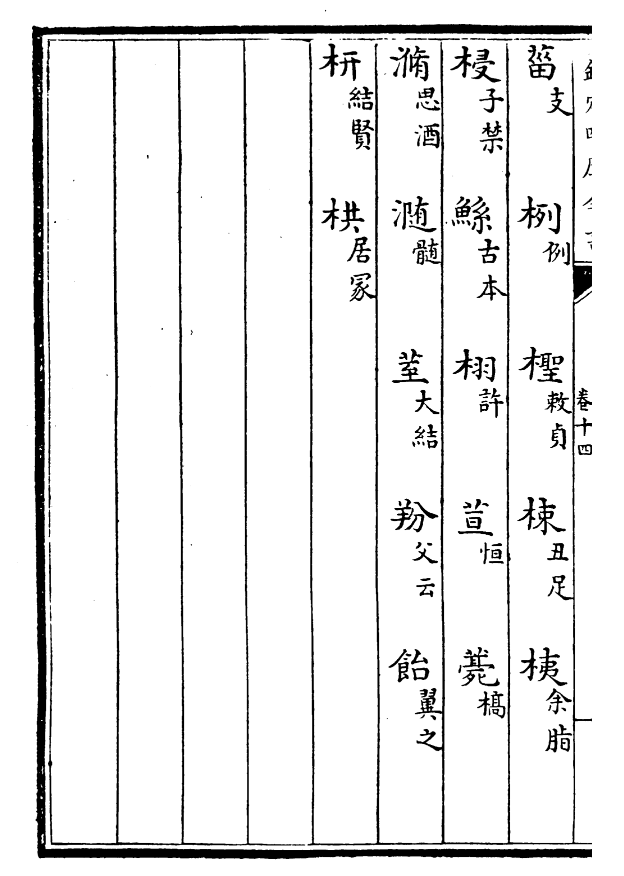
柸否 肪方 散昔 榎賈 芧史

黄寅 茆有 莤由 荄皆 苧頂

芑玘 棡居六 詘屈 樅子庸 櫬楚鎮

槖托 甕甕 檟賈 樲如至 檍於力

糜於篳 檝所黠 綌去逆 臒於縛 狙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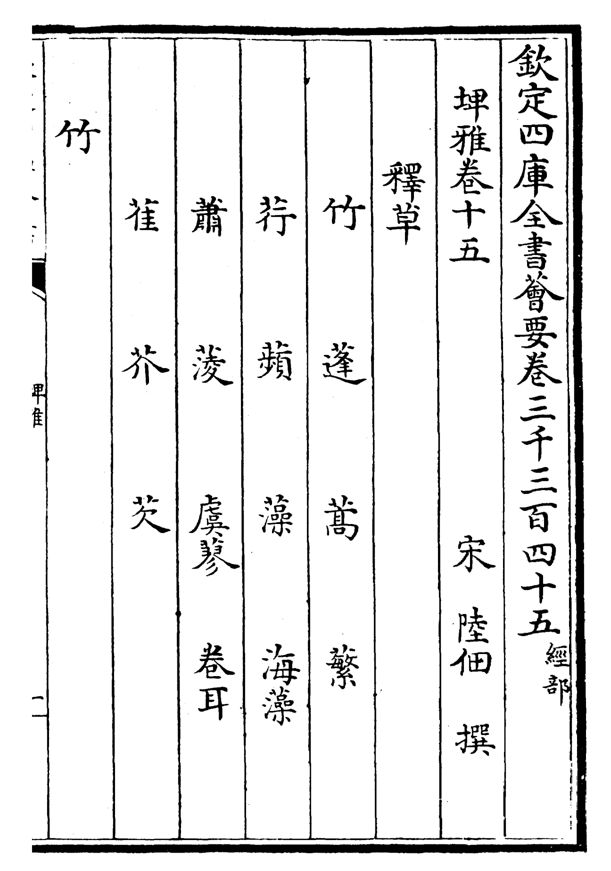


畱支 栵例 樫敕貞 棟丑足 桋余脂

梫子禁 鯀古本 栩許 亘恒 蕘橋

滫思酒 瀡髓 荎大結 翂父云 飴翼之

枅結賢 栱居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四十五　經部

埤雅卷十五　　宋　陸佃　撰

釋草

竹　蓬　蒿　蘩

荇　蘋　藻　海藻

蕭　蔆　虞蓼　卷耳

萑　芥　芡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从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斸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爲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爲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緐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榦茂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曰淇淇衛箘簬又曰淇衛之

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
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
曰瞻彼淇奥緑竹猗猗瞻彼淇奥緑竹青青竹之初生
其色緑長則緑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
如簀如簀言盛也且曰如簀則又以明其爲竹矣禮器
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
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
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

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緻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室之詩首章如此竹譜曰北方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焉是故也爾雅又曰莽數節桃枝四寸有節粼堅中簡粢

中凡此皆竹之類一𨂂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簜竹
孫炎以爲闊節爲簜按儀禮簜在建鼓之間簜蓋簫屬
明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輙一易即華實而
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㠉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
枯蕉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爲竹
圓效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外節桐
內節喪禮以壓於父故爲母朞則其節有不得達於外
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青禮夫父不可亢也然母亦豈

可畧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充而已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斵相備也竹曰不成用主其質言之木曰不成斵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斵陶甈不成物薄甈不成内變味言物變用言内其義一也説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葢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从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艸其萌曰筍筍从勹从日勹之日爲筍解之

曰爲竹一曰从旬旬内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妬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

蓬

釋草云齧彫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者葭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以言庶類蕃殖書曰疇

若子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為舟觀轉蓬而知為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从逢東觀漢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蘩之醜秋爲蒿蓋蘩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爲蒿也又曰蒿菣蔚牡菣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青蒿蒿皆之不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以爲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所謂蒿目放於此乎說文耄从蒿省蓋五十𧰼艾六十𧰼耆七十𧰼蒿艾治也蒿亂也

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曰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陜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逈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黄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蘩

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爾雅曰蘩皤蒿白蒿也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艾者所在有之故曰皤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爲葅箋云豆薦蘩葅是也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曰蘩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所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也于沚于水之内也荇采之左右蘩采之内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亦

彌蘩故也傳曰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則荇菜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意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傳曰采蘩所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于前以著蠶之早者采蘩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蘩菟葵豈謂是歟采蘩先言于

沿于沚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於事有進而無退采蘋言澗在前采蘩言澗在後夫人嬿於事不勤大夫妻嫌於德不劭也

荇

爾雅曰莕接余其葉苻蓋荇一名接余亦或謂之凫葵叢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爲參兩相差爲差參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求之無方王文公曰荽餘詩雖以比淑

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姜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艸矣若蘩蘋藻所謂餘艸舊說藻華白荇華黄顔氏家訓云今荇菜是水悉有之黄華似蓴是也夫后祭荇夫人祭蘩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荇止於芼之而已蘩則曰于以用之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爲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也又后妃言河夫人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沼言沚大夫妻言瀕言潦亦言之殺也且蘋蘩薀藻溪澗

沼沚之毛也而荇則異矣故后妃采荇詩傳以爲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之草猶可以薦后妃則荇菜也據此荇菜厚於蘋蘩故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荇之言行也蘋言賓藻言澡蘩言盛然則荇菜言采言芼是亦共之而已故教成之祭芼用蘋藻以成婦順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然則后妃采荇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

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一而足

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三者昏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蓋藻萍類也似槐葉而運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薸亦呼紫薸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藻聚藻也吕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

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藻水深絜處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先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淮南子曰容華生蕡蕡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為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類矣按顏氏家訓云著牛藻也即璣所謂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薀藻

之類則明非薀藻薀藻一名聚藻薀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大夫妻采之然而采蘩曰可以奉祭祀而采蘋言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則所謂奉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共之而已若然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説者以為季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共蘋藻為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爲季女微主

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絜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為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

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黼玄冕也以袞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

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説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罳頂風俗通曰殿堂宫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徳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爲樂怒釋而爲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皃藻言其和睦歡悅如皃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薚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

咢本草以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瘤瘻夫頸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瘤癭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从肅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肅然故蕭一名荻其字从肅也爾雅曰蕭荻蕭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

諸陰焫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故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先於蕭今祭義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焫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焫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

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蕭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況四海之諸侯蕭今俗謂之牛尾蒿

蔆

爾雅曰蔆蕨攈其葉似荇白華實有紫角剌人可食一名芰屈到嗜芰即此是也亦名薢茩說文云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今俗但言蔆芰諸謚朱書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蔆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羣說鏡謂之蔆華以其靣平

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華自生是也

虞蓼

此即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薔爾雅曰薔虞蓼是也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薅荼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醲其田疇故荼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常集于蓼矣悟而毖後患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離騷曰蓼蟲不能徙乎葵藿則蓼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枲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

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婦人耳璫故名云荊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是物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曰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

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昔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覩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然則善讀書者若九方臯之相馬可也舊説千歳之龜巢於蓮葉游於卷耳之上

萑

爾雅曰萑蓷茺蔚也葉形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如雞冠子黒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劉歆云萑臭穢是也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一名蓷詩曰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旱乾曰暵蓷者能暵之草今曰暵其乾矣

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為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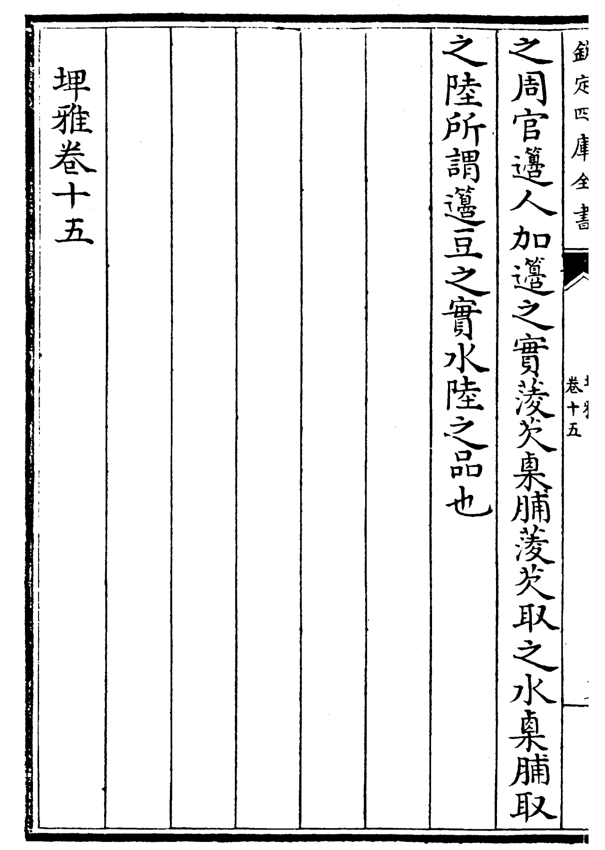
芥

芥似菘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即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脅謂草爾故類從以為琥珀脅草也方言曰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手足有之也土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梅生津食芥墮

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垂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内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腐芥蓋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二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也

炎

芡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處皺如沸林生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云蓮芡之屬有槀韜一名雞頭蓋其蓬䥶似雞首故曰雞頭一名雞壅莊子曰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則賤豈有常也哉俗云荷華日舒夜歛芡華晝合宵炕此陰陽之異也方言曰北燕謂之䓈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狀蓋似禽鳥之首故博以名



之周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取之水㮚脯取之陸所謂籩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埤雅卷十五

埤雅卷十五

音釋

斸祝　筤郎　箘窘　簬路　楗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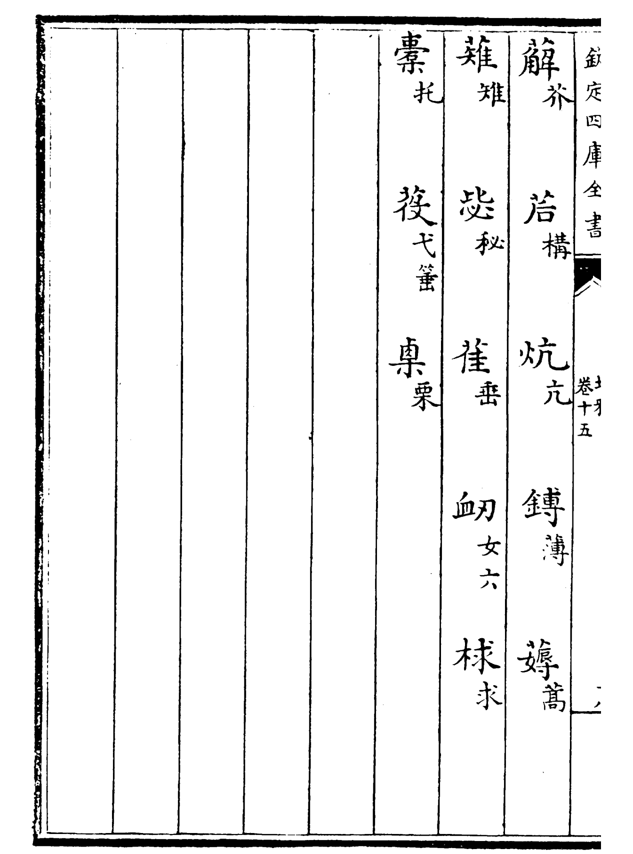
簀責　諼喧　簜蕩　眚省　篰蒲候

箬若　勹包　茁側滑　敂卯刃　皤婆

紞丁敢　綖余戰　荅杏　苻扶　荽節

芼莫報　漂瓢　黼甫　黻拂　橑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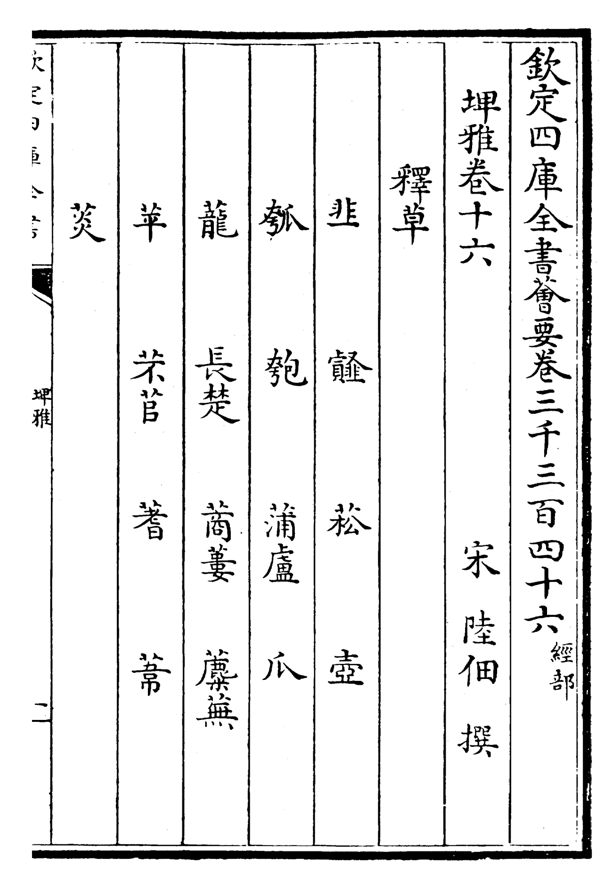
蕁談　爇而悅　焫而悅　洌列　攈郡



薢芥　茩構　炕亢　鎛薄　嫥蒿

雉雉　[illegible]秘　雈垂　衂女六　梂求

槖托　[illegible]弋箠　㮚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三百四十六 經部

埤雅卷十六

宋 陸佃 撰

釋草

韭 韰 菘 壺

瓠 匏 蒲盧 瓜

龍 長楚 蔄蔞 蘪蕪

苹 茶苢 著 菩

荍

韭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

曰美園茂林也韭者久也一種永生故禮祭宗廟韭曰

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韰之美在白韭之美在

黄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韭高三寸便翦其以

此乎又曰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翦凡翦不用日

中故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也韭性内生根喜

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詩曰獻羔祭韭開氷

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

内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與芥隂

物也韭與蓼陽物也傳曰政道得則隂物變爲陽物鄭

𤣥云若葱爲韭是也

䪥

䪥宜白輭良地種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䪥四言

種葱者三支一科䪥即四之也支多者科輒圓大故以

七八爲率爾雅曰䪥鴻薈即此是也内則曰脂用葱膏用䪥葱亦䪥屬然葷菜也傳曰五葷錬形葱者其一也齊民要術以為種葱良地三翦薄地再翦八月止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蓋葱肉曰白其青謂之袍爾雅曰青謂之葱詩曰有瑲葱珩葱竊青也淮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崔寔曰三月别小葱六月别大葱夏葱曰小冬葱曰大今其袍皆中虛故脉如葱葉謂之浮其字从悤今俗米葱謂之

葱則亦以達氣故也傳曰鬱鬱葱葱佳哉氣也鬱鬱塞也葱葱通也

菘

菘性陵冬不彫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而本草以爲交耐霜雪也舊説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絶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對一名須爾雅曰須葑蕪也今俗謂之臺菜方言曰陳楚之間謂之

豐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一名來菔所謂温菘是也來菔言來麰之所服也

壺

似匏而圓曰壺壺圜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註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輙先

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巳日乃收尤爲堅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彛曰秋嘗冬烝祼用斝彛黄彛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著尊皆以質爲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著尊著地無足反本之象𠫓冬素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彛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盎曰凡酒脩酌

言凡以殊之則非蒙上之文矣然則六彛鬱尊也其礿祠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著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盎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醴齊在兩大尊盎齊在兩山尊凡六尊由是觀之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禮運曰醴醆以獻蓋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

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誤矣盖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事於大廟而已

瓠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况也序曰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苦匏不材於人

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斂材則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匏葉肉無薄於兔首故詩以著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經曰頭欲少肉如剥兔首爾雅曰瓠棲瓣詩曰齒如瓠犀犀瓠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爲瓠死燒穰瓜亡煑漆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

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乗者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

匏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渉矣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

時也匏亦正以濟水故詩以記濟有深涉之時國語曰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也詩曰酌之用匏酌之用匏言其質也言其質如此則亦厚於民故也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用則漆其裏

蒲盧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蠃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蠃也傳曰在地爲蓏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瓜

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蔕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詩曰緜緜瓜瓞大曰瓜小曰瓞爾雅曰其紹瓞蓋瓜之繼本為紹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故曰其紹瓞也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且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埸也埸言至此而易主矣至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有讓畔義有灌瓜者由是而已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華

取譬於華膽取譬於膽禮為天子削瓜副之巾以絺為國君削瓜華之巾以綌葢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絶而不屬華析而不絶也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而瓜性少延輒腐故禮以戒諸侯畜藏又曰瓜祭上環舊説其付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蔕蔕瓜之繫蔓處也蔕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蔕天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龍

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蘬一名馬蓼莖大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槁誤矣傳曰扶蘇扶胥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是詩先言木扶胥於上草扶渠於下後言木橋聳於上草

游縱於下則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至矣今忽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則曽是之不如也孟子曰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又曰充實之謂美

長楚

爾雅曰長楚銚芅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萇楚猗儺其枝猗儺其華猗儺其實猗儺也儺節也萇楚柔弱又生下濕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卑濕而不淫有節以生

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曽是之不如曰樂子之無知無家無室也人含陰陽之情豈可以無知無知非所宜樂也又况於無家無家非所宜樂也又况於無室樂無知無家無室則甚疾其君之淫恣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今其詩如此而不嫌已甚則更以疾亂故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萵蔓

蔏蔞一名購𦬊高丈餘蒿屬也其葉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江東采以羮魚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昏姻能以禮行而男子廉婦人貞雖芻蕘者以錯薪相讓言刈其蔞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於雉免終於芻蕘之甲可謂至矣故是詩言刈楚蔞者汝墳一章曰伐其條枚二章曰伐其條肄也一曰蔞言微者之猶有才駒言窶者之猶有禮也管子曰葉下於鬱鬱下於莧

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

蘼蕪

爾雅曰蘄茝蘼蕪一名江蘺今似蛇牀而香葉如小萎狀蓋楚謂之離晉謂之虈齊謂之茝汜論曰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槀本蛇牀之與蘼蕪是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故曰大聖之與

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虛譽字說曰莔可以養鼻又可以養體𦣞者養也

苹

苹一名蓱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苹也江東謂之薸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沉溺取名葢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則飲且食也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則承筐是將也月令季

春曰蓱始生舊説蓱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蓱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蓱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苹飄聚根反日暴則死矣苹之殖根以水為地也世説楊華入水化為浮萍

芣苢

芣苢一名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好生牛馬跡中故曰馬舃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

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故詩曰采之有之捋之掇之袺之襭之而序者以為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按本草云生平澤邱陵阪道中然則一名勝舄亦或謂之陵舄以此列子曰若䵷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為䵷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蓋生於兩旁謂之瞿芣从艸从不苢从草从吕芣苢樂有子者所以和平然後婦人樂有子則芣苢或不或吕按

草最易生然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芣苢卷耳之詩正言此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

著

蓍蒿屬也从耆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耆卦之别六十有四蓍數窮於此且蓍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黄雲覆之易以為數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亦有

美惡如龜焉故周官簭人上春相簭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葢主文王言之文王重易六爻故繫辭主意如此爾說者以爲泛論聖人誤矣文王以文治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或曰重卦伏羲爾今曰文王重卦奈何曰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何用知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以書曰卜五占用二

曰貞曰悔周官曰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蓋西伯拘而演易揚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知之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伏羲用蓍則卦固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占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乾坤

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若乾六爻皆九初九可變而之姤九二可變而之同人坤六爻皆六初六可變而之復六二可變而之臨所謂重卦於是為至左氏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又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傳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

之伏羲亦重卦而馬遷揚雄但言伏羲作易八卦文王六十四蓋各以其盛者言之也

葦

爾雅曰葦醜艻言其華皆有艻秀今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淮南子曰蔺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華蒹一名薕薕高數尺今人以為簾箔因此為名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詩曰八

月萑葦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蒹葭長曰萑葦矣先儒以爲萑如葦而細按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祁氏之樂也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是故謂之偉其字从韋則韋緩故也荀子曰柔從若蒲葦非怯懾也葦可緯爲簿席萑亦可緯唯完而用不如蘆之或析也故音完舊云雞羽焚而清飈起蘆灰缺而月暈移說者以爲取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

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巳露敷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霜露所以譬禮之成禮至於周而成故也厭浥行露言貞信之教興則白露為霜象禮之成矣采采言其色鮮而未淒淒言其色慘而未蒼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巳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郊居賦曰編霜菼葺寒芧蓋芧菼毦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可用故詩取況如此

菼

廣雅云雈荻也荻之初生曰菼藨其末秀者也說文曰雈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按釋言曰菼騅也菼薍也則雈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是矣詩曰葭菼揭揭蓋葭菼上擢則鱣鮪依焉而爲罛之患詩以譬妾之上僭又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啍啍毳衣如璊大車聽訟者之車也毳衣聽訟者之服也檻檻言檻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啍啍言訊而誥戒之也故曰畏子不奔說

文曰𦃇騅帛也引此毳衣如菼又曰以毳爲𦅈色如虋故謂之𣯫虋禾之赤苗也引此毳衣如璊明非毳冕矣且毳冕作繪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菼青璊赤如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蓋青者如菼故謂之𦃇其赤者如璊故謂之𣯫故緂从炎省𣯫从璊省一曰菼玄色言其衣如之璊纁色言其裳如之大夫玄冕今曰毳冕者蓋禮所謂上大夫卿也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騅在青黑之間今按郭璞注以爲蒹似萑而細者

又曰似葦而小實中為菼則蒹菼又蘆之一種也葢蒹

雈之小者菼葦之小者故其醜似雈而細與如葦而小

者亦或謂之蒹菼爾雅曰薍𦾓荼菼藨芀雈茖謂之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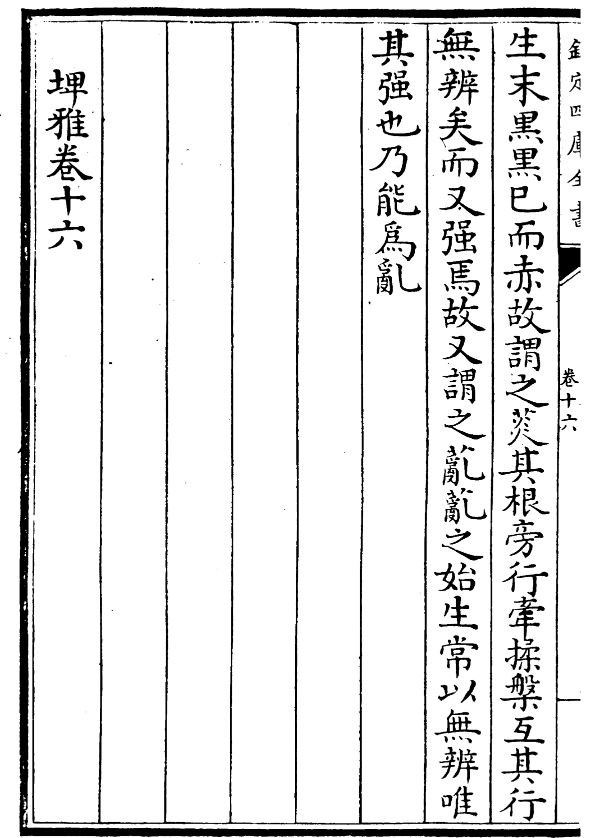
葦茖謂之芀詩曰予所捋荼傳曰荼雈茖也今女匠亦

以雈荼絮巢其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荼白也又

曰旗旆皆赤望之如日旗旆皆白望之如荼字説曰蘆

謂之葭其小曰雈荻謂之蒹其小曰葦其始生曰菼又

謂之薍荻强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菼中赤始



生末黒黒已而赤故謂之荾其根旁行牽�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强焉故又謂之亂亂亂之始生常以無辨唯其强也乃能爲亂

埤雅卷十六

埤雅卷十六

音釋

[illegible]莚　[illegible]縻　芣浮　苢以　豚屯

膾會　瑲且揚　珩橫　葑匪庸　飧孫

䑧扶福　沇始銑　礿之若　醆盞　樛鳩

歸卯非　蓏裸　胅跌　槁杲　姣狡

銚姚　芅弋　萇除良　購古候　秣末

蠁紆物　藋貫　蘄芹　茝采　藃許嬌

⿷匚臣衣　呦幽　捋盧活　⿰扌黽蛙　⿷匚𢆶繼

蟦步田　笿笠　艻丁聊　蕢奇愧　桴浮

懾章涉　亂魚惠　罛孤　啍徒孫　璊莫昆

⿲糸炎刂毯　⿲糸罒刂計　虋莫温　⿺毛㒼莫昆　緂他甘

蔈方燒　荂許俱　旆蒲盖　蘜居六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